

白露催寒衣 岁月蕴温情

徐益丰

在历史的悠悠长河中 ,白露时节为家人添衣的传统习俗 ,恰似一颗璀璨夺目、熠熠生辉的明珠 ,闪烁着人性的温暖光辉。

在古代 ,有一则动人心弦的故事。一位贤良的妻子 ,对家人关怀备至。每逢白露降临 ,她总会未雨绸缪 ,为家人筹备厚实的衣物。她的丈夫是一位勤劳的农夫 ,每日早出晚归 ,耕耘于田间。妻子担忧丈夫在清晨的寒意中受寒 ,精心缝制了一件温暖的夹袄。孩子们也在母亲的关爱下 ,及时穿上适宜的衣裳 ,在渐凉的季节里依旧能保持健康与快乐。

在这如诗如画的季节里 ,一项古老而温馨的传统悄然展开。为家人购置寒衣 ,以抵御即将来临的严冬冬季。白露时节 ,天气转凉的速度令人猝不及防 ,仿佛一夜之间 ,秋意便浓郁得化不开。正因如此 ,人们提前为冬季精心筹备。在此之际 ,为家人添置一件温暖厚实的衣裳 ,已不仅仅是满足生活的实际需求 ,更是深情厚谊的承载。那一件件精心挑选的寒衣 ,宛如一封封无声的情书 ,倾诉着对亲人的关爱与惦念。当家人身着这饱含温暖的衣物 ,便能体悟到那份源自心底的关怀 ,即便身处寒冬 ,亦能心生暖意。

古人云：岁月不居 ,时节如流。在这匆匆流逝的时光中 ,家人永远是

人们内心最柔软的牵挂。当我们在繁忙的日常事务中奔波忙碌时 ,往往容易不经意间忽略对亲人的关怀。然而 ,白露这个时节恰似一个温馨的提示 ,让我们的思绪从忙碌中暂时抽离 ,回归到家庭的温暖之中。在这一时刻 ,家中父母长辈那慈祥的笑颜、丈夫那坚实的臂膀、妻子那温柔的目光以及儿女那纯真的面庞 ,一一浮现在眼前 ,如同一束束温暖的阳光 ,照亮心灵的角落。

20世纪70年代末 ,我被招进水电十二局 ,成了一名水电工人 ,参与水电站建设。刚进水电十二局时 ,心中满是欢喜 ,远离家门进入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 ,而且还是部属单位。然而 ,干了几个月后 ,我才深知工作的艰苦。风餐露宿 ,不管严寒酷暑 ,还是刮风下雨 ,都在野外作业 ,长年累月转战浙西南崇山峻岭。那个年代 ,冬天格外寒冷 ,下雪结冰是常有的事。为了赶工期 ,气温在零下七八摄氏度 ,冰结了厚厚一层 ,双手冻得如同红萝卜似的 ,也得用双手敲开冰块 ,取出钢筋 ,开始一天的作业。

那时穿衣很单薄 ,不要说棉袄 ,就连棉毛衫、棉毛裤都没有。下班后 ,12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 ,我们只能以小跑步来取暖 ,冻得实在吃不消。突然 ,接到父亲寄来的包裹 ,拆开一看 ,是父

亲给我寄来的一件旧棉袄 ,款式是中山装 ,有四个口袋 ,还挺像样。父亲在一张纸条上写道：儿子 ,一人在外多保重 ,父亲得知你在工地上很冷 ,寄上这件旧棉袄给你取暖。我知道 ,这件旧棉袄是父亲唯一的棉袄 ,寄给我 ,他自己就没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承载着对亲人的关爱与呵护 ,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在寒衣的传递中愈发深厚。

白露 ,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中国文化符号 ,也提醒人们需要增添衣物来抵御寒冷。它不单是物质的给予 ,更是精神的慰藉。在寒衣的一针一线中 ,蕴含无尽的关爱与祝福 ,在为家人准备衣物的过程中 ,我们体悟到亲情的珍贵与温暖。

如今 ,尽管时代变迁 ,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 ,但这份传统的温情依然在我们心底静静流淌。或许我们不再亲手缝制寒衣 ,但为家人送去温暖的心意从未改变。在白露时节 ,我们依然会精心挑选一件舒适的毛衣 ,或是一条厚实的围巾 ,将关爱与牵挂寄寓其中 ,让亲人在寒冷季节里感受到爱的围绕。在每一个白露降临的时刻 ,用真情书写亲情篇章。让这古老的传统用寒衣传递温暖 ,让岁月因这份温情更加美好 ,让心灵在爱的怀抱中永远温暖如春。

赴疆赶 烤

徐辉

今年夏天 ,上海的气温节节攀升 ,不断刷新纪录。人们似乎只能靠空调续命 ,尽可能地宅家不出门 ,或者奔赴北方避暑之地。

而有一群人 ,如同逆行的季节候鸟 ,偏偏在这个时候选择奔赴最热的地方——新疆吐鲁番的火焰山。他们就是可爱可敬的汽车人 ,要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奔赴吐鲁番做汽车极热测试。而在最冷的时候 ,要奔赴黑河等地做冬季极寒测试。

这就是被业内俗称为汽车人的一年两次赶考 ,极寒和极热测试。这两次测试都是为了评估汽车在极端环境下的性能表现 ,确保汽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是汽车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的重要一环。

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作为扎根在浦东的一家车企工程师 ,有幸而光荣。

7月底 ,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吐鲁番。过去 ,吐鲁番以葡萄干出名。现在的吐鲁番则成立了试车领导小组 ,因势利导 ,极热的环境也成就了一个产业 ,为来自祖国天南地北的工程师提供便利和服务。

机场、高铁站、酒店 ,到处都是戴着眼镜、背着双肩包、拿着笔记本电脑的理工男。清一色的男性中还有几个女工程师。吐鲁番最高温度达到55℃以上 ,紫外线特别强烈。

我们来到火焰山下的测试基地 ,火焰山裸露的表层在太阳的烘烤下 ,热浪翻滚。测试基地里排满了需要测试的各类车型。各路车企及零部件测试人员也都聚集在这里 ,摩拳擦掌地迎接大考(应该说是 大烤)。

我们这次主要对自主研发的胎压监测系统 在极端高温高速下的性能进行测试 ,包括胎压仪的数据采集。测试计划安排一周 ,一周内重复采集数据 ,以保证数据的客观和科学。

第一天的 高环高速测试开始前 ,我的心跳得七上八下。2019年 ,我第一次上高环测试时 ,也是这么酷暑难耐 ,紧张和炎热让我瞬间汗流浹背。我下车时脸色煞白 ,呕吐不止 ,心里留下的阴影面积是无穷大。

但是想到这次测试的是新车型 ,虽然 在上海已进行多次试验 ,但吐鲁番气候环境难得 ,在这样的环境中测试 ,车辆不仅要面对高温挑战 ,还要经受长时间的阳光直射、大量的灰尘和砂石的强风 ,以及极端的昼夜温差变化。在这种综合的环境条件下更能发现安全隐患 ,更全面地检验汽车的耐用性和性能。

此次和我同行的其他三位是第一次来做测试。我决定再次跟车同行。

我们以200码的速度奔驰于专业封闭的通道上 ,随着在环道上的逐渐适应 ,那份紧张悄然淡去 ,取而代之的是驾驭自如和自信。我们测试了胎压监测仪各方面的性能 ,四人分工合作 ,实时采集和观察得到的数据 ,顺利取得了第一手数据。第一天的测试最为关键 ,现在开了个好头 ,我们顿时轻松了不少 ,为后面几天的测试增强了信心和勇气 ,也为下一代产品研发提供了数据支撑。

我们测试好下车时 ,发现很多其他车企的工程师们还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火焰山下的大考 ,检验着每一位工程师技术能力和产品性能。

在测试回到宾馆的路上 ,望着车窗外的火焰山 ,不由地想到了《西游记》中《三借芭蕉扇》的故事。现在 ,我们汽车人每年来到火焰山 ,挑战高温极限 ,为汽车安全取得真经。我们脚下的路 ,是他们师徒四人牵着白龙马一步一步走过的。今天 ,白龙马已经换成了一辆辆各种品牌的车 ,一路更新迭代 ,从油车到电车 ,汽车人是跟随着先人的足迹 ,传承、发扬、创新。

我国的汽车行业在量和质上都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作为汽车人 ,能不自豪吗？



李晋 摄

白粉蝶

李晋

前一阵子去上海公干 ,傍晚在宾馆附近的街上走了走 ,无由地想到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上海的街》 ,里面那句 我爱这只白粉蝶 ,仿佛它是真理扑扇的一角 ,让我印象深刻。白粉蝶不仅上海有 ,好多地方都有。它结伴起舞的样子 ,像是一朵朵白色的花瓣飘散在空中 ,确切地说 ,是那种白色蝴蝶花的花瓣 ,带着一些水亮感 ,遮住了高空中白云的光芒。

只要季节对路 ,城市的公园、农村的菜园里都能见到白粉蝶。它飞行缓慢 ,很容易捕捉。跟着脚跟靠近停歇在花朵上的它 ,双手一合拢 ,察觉到掌心有轻微地痒 ,就知道它落网了。近观白粉蝶的翅膀 ,并不是纯白的 ,翅膀上也有少许黑褐色或黄色的斑纹 ,它在扇动翅膀的时候 ,这斑点就被忽略了。白粉蝶的翅膀似乎是用粉笔末拼接的 ,捏它翅膀的时候 ,指头上都会粘上些白粉末。

上小学的时候 ,我做过简单的白粉蝶标本 ,那时没有太多的玩具 ,也没有层出不穷的网络游戏 ,玩虫子是孩子游乐的一大项目。捉来的白粉蝶压平整 ,在其胸腹部洒上风油精 ,用大头针钉在火柴盒里 ,但时间不长 ,它的翅膀就风化了 ,光秃秃的如战败军队的旗帜。

白粉蝶的前世是菜青虫。由于全身呈青绿色 ,它趴在菜叶上很难被发现。它缓缓蠕动着 ,进食的速度却很快 ,个把小时的工夫 ,好好的菜叶就被它咬得千疮百孔。见到肥条状的菜青虫后 ,很难把它和白粉蝶想到一块 ,倒是觉得它和蚕是同类 ,两者的生命周期大体一样 ,都要经历破茧方能化为蝶或蛾。与蚕蛾对比 ,白粉蝶的生命要长些 ,不过最多也就三十来天 ,脆弱的生命没有让它们消沉。它们或快乐地吸食花蜜 ,或安心地繁衍后代 ,尽管是真正的度日如年 ,但它们不会像人

们那样陷入烦心伤感的事情中 ,一蹶不振。

所有的花当中 ,白粉蝶似乎最喜欢合欢花。我记得老城区曾有一棵合欢树。五月前后 ,树上就会挂满绒毛扇状的小花 ,粉红色的丝质花瓣在风中飘动时 ,淡淡的香味吸引了无数的白粉蝶穿梭其间。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词语 蝶恋花 。这既是宋代的词牌名 ,也是明清瓷器上的常见纹饰。瓷器上的 蝶恋花 象征着才子佳人的爱情 ,但瓷器上的 花 多是牡丹和菊花 ,因为牡丹、菊花分别代表富贵和长寿。瓷器上无合欢花却有合欢树 ,常和萱草放一起 ,取嵇康所说的 合欢蠲忿 ,萱草忘忧 意。古人认为 ,合欢和萱草能消除心中的苦闷忧愁。

珊瑚堂主写茴子白的菜地里有一种飞上飞下 ,翅膀上都是白粉的蝴蝶 ,他们称为 白老道 ,想必文字里说的就是白粉蝶。